# 旧提篮桥监狱之丑闻奇事



提篮桥监狱自启用始,历 经公共租界工部局、日伪当 局、国民政府的统治, 先后有 英国、俄国、捷克等西籍人 员,以及印度人、日本人、中 国人等担任管理人员。其中, 有不少管理人员素质低下,平 日除了互相勾心斗角, 动辄对 犯人打骂外,还经常敲诈勒 索,甚至偷盗监狱的各种设备

> 本文作者 徐家俊 《上海滩》编辑出版

## 英籍高官为情所困饮

租界时期的提篮桥监狱,上层 管理者基本都是英国人, 他们的生 活待遇很好, 工部局免费给他们提 供住房,并配备家具和日用品。初 期,这些英国人都住在今长阳路 81号至97号三幢3层楼的公房, 以及霍山路霍山公园后面的一些小 洋房。正副典狱长一级人员的住房 相当宽敞, 且家中保姆、厨师等人 员由公家出资雇佣。闲暇时,他们 经常带着家人去附近的霍山公园散 步,日子过得悠闲自在。

20世纪30年代后,监狱部分 管理人员入住新落成的安国路公 寓。该公寓位于提篮桥监狱后面的 安国路76号,是一栋8层高大楼, 配有专人负责启动的电梯,大楼 底层则是杂物间、汽车库及供水 供电设备房等。在当时,安国路 公寓算是极为豪华的,2层至8层 共有 16 套三室户和 6 套四室户, 楼内大厅或走道皆是瘦条形的打蜡

1937年1月11日晚10点30 分,一位英籍监狱高官的房间里突 然响起一声枪响。大楼值班人员与 住高官隔壁的典狱长华德听到枪声 后立即赶来, 只见这个高官倒在地 上, 脑浆迸裂, 现场惨不忍睹。他 的身旁遗有一柄公务手枪和一枚弹 壳,人尚未断气还在呻吟残喘。华 德急忙报告附近的汇山巡捕房和医 院。不一会儿, 医院便派来一辆救 护车,将高官送往公济医院救治。 因伤在要害,这个高官最终殒命于 救护车中。他的尸身转送验尸所, 待报英按察使署复验。

出事后, 汇山巡捕房的探长与 典狱长一同前往死者家中调查。经 过各方查证, 死者是提篮桥监狱的 一名高级管理者, 英国籍, 时年 29岁,并未结婚,担任该职刚满9 个月。据同事反映, 他平日寡言慎 事,不过待人倒还和蔼;来提篮桥 监狱之前,他曾在工部局财政部监 务署第三科警卫团中工作多年。由 于没有留下遗书或字条, 后来大家 推测, 死者应该是情场失意而导致 轻生。他所追求的那位女友,据说 外表相当漂亮,且交际广泛,追求 者众多,社会背景很复杂。这个高 官深陷情网,几番求而不得,最后

## 主管监守自盗消防用具

1935年扩建后的提篮桥监狱, 拥有5层高的监楼9幢,4层和6 层高的监楼各1幢。每幢监楼有前 后两个楼梯,每层楼面的楼梯边配 备一个消防使用的木箱, 内有铜质 的救火龙头、皮带嘴、帆布水带 等,一旦发生火警可以及时施救。 监狱设有专人负责消防器材的定期 保养和维护。

1943年8月16日上午,一名 印度看守发现狱中的消防用具损 坏,消防龙头被窃。按照工作程 他先立即报告华籍二等刑务官 张荣光,再向主管层逐级报告。最 后负责监狱设施的一等俄籍看守长 攀屈罗夫,在调查证实报告无误 后,又发现其他监房也存在同样的 情况。次日,攀屈罗夫详细清点监 狱所有消防用具,总计损坏29只 铜质救火龙头,遗失1只;损坏 19 只铜质皮带嘴,遗失 1 只;损 坏联管1只,遗失6只。攀屈罗夫 当即将这些情况写成书面报告提交 典狱长, 认为现有消防器材不够坚 固,提议加以改装。

典狱长看过报告后决定亲自查 证相关情况。经查 N.O 和 R.S 两 幢监房 (今5号监、8号监) 的失 窃时间为当月 16 日上午 10 时至 17日上午9时,据此可知当日值 日勤和夜勤的主管是谁。后查实 N.O 监房日勤主管为 38 号看守, 夜勤主管是 19 号看守和 204 号看 守; R.S 监房日勤主管是 4 号看 守, 夜勤为 154 号看守和 228 号看

与此同时, 为排除安全隐患, 典狱长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吩咐 有关职能机构与救火会联系, 更换 或修理被损坏的消防器材,恢复健 全监狱的消防体系; 二是向上级主 管汇报事发情况; 三是组织落实人 员侦查失物下落,指派一等看守长 朱某会同两名看守, 前往各旧铜铁 收购点作秘密巡查, 觅得线索后追 寻犯法者。虽然几天侦查下来毫无 线索, 但大家都知道嫌疑最大的就 是那几个值勤主管。

事后典狱长考虑到, 偷盗监狱 的消防设备,涉及到的当班看守较 多,均有作案的可能,但究竟谁是 盗窃者一时也难以确认,尽管经济 损失并不大,但对外影响恶劣,如 果兴师动众彻查, 若有媒体渲染此 事,司法机关将颜面尽失。于是, 典狱长决定把"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撤回了几名外出秘密调查的 看守,只修理损坏器材、补充遗失 物件, 便草草了事。

## 典狱长两次被判"汉奸罪"

沈关泉,上海人,1903年生, 早年在金陵路从事印刷业。1920 年9月, 沈关泉进入上海公共租界 工部局任职, 1943年8月至1945 年8月,他先后就任提篮桥监狱副 典狱长、代理典狱长、典狱长。

沈关泉在任内调用 500 名囚 押往舟山群岛泗礁山等处,为 日本人修建鱼雷洞、汽车洞、炮台 等军事设施,其中有50余人因不 堪折磨而死亡,还有一部分人因病 造成后遗症。

此外, 沈关泉还串通作业科科 长徐泉源盗卖狱中的生产资料,比 如大批纸张、白布、废铁、紫铜 等。1944年7月23日至24日, 沈盗走 24 块镍 (计 400 磅)、41 张新铅皮、11 桶油漆 (每桶 100 磅); 12 月盗走紫铜 1500 磅和黄 铜600磅;他甚至还盗走给市警察 局制作制服的呢料 23 匹、囚犯衣 料斜纹布74匹,以及美国产白纸 10 多车等。沈关泉盗卖物资所得 的钱款,除了少数用于监狱管理人 员的福利外,大部分都落到了他自 己的钱袋里。沈关泉还利用职权克 扣犯人囚粮,利用犯人的释放、保 外就医收取家属的好处费。

抗战胜利后, 提篮桥监狱的多 名管理人员联名举报典狱长沈关 泉。上海地方法院受理该案,于 1946年4月23日初次开审,旁听 席上坐满了监狱职员。在法庭上, 沈关泉一味狡辩, 推卸责任, 并请 来 2 位律师进行辩护。由于人证物 证确凿,同年11月,沈关泉以汉 奸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0年, 徐泉源判1年半。当时的《申报》 《新闻报》都刊登了相关新闻。

后来, 沈关泉上诉, 被上海高 等法院改判7年,徐泉源被改判1 年,两人都被关入提篮桥监狱服 刑。1948年12月,沈关泉被保释 出狱。新中国成立后,沈关泉再度 被人举报,于1952年4月收押, 因汉奸罪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8年,6月25日再次 关押入提篮桥监狱。7月10日上 午,沈关泉在3号监房自杀,走完

了他 49 年的人生之路。

## 看守离奇死亡在厕所

1948年11月10日下午, 值夜

法医检验后, 初步验明金瑞良是死于 他杀。可是死者身上的钱款还在,说 明凶手并非为财。金瑞良的尸体由其 在上海工作的弟弟领取后,被送往闵

这桩离奇命案发生后,提篮桥监 狱上报了司法行政部, 时任部长谢冠 生十分关注此案,下令详查。11月 24日,提篮桥典狱长孔祥霖再次致 函地检处,请求另行开棺检验。地检 处同意照办,定于11月25日上午派 员赴闵行将金瑞良的棺木运至常德路 验尸所,会同法医研究所、上海高等 法院、上海地方法院、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警察分局等有关人员一起到场

尸体已经开始腐烂发臭, 但是尸 身上的伤痕仍清晰可见。法医研究所 所长兼上海监缺医院院长孙逵方,将 死者的受伤部位剖下,连同心脏也一 并取下。然后,一行人乘车来到案发 现场, 由孙逵方、孔祥霖、霍春生等 详加勘察,并当场传唤涉嫌看守王 某、丁某侦讯。由于王、丁二人供词 互相矛盾,检察官认为大有嫌疑。次 日上午,有关人员再次到监狱找人询

经过几天的深入调查, 刑侦、医 学、心理学等专家共同分析后认为: 案发地点在壁垒森严的监狱集体宿舍 一般人不能进入; 死者金瑞良生 前待人和善,不赌不嫖,在社会上也 没有仇人宿怨,案发后其个人物品完 整无缺,可排除财杀、仇杀、情杀的 可能性。然而,金瑞良因与妻子长期 分居两地, 让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产 生了病态的需求,导致最后误用极端 的方法寻求感官及皮肉刺激,不幸致

科员周凤元、汤福钧在位于提篮桥大 门院内的8号公房(今监狱办公楼1 号楼)的厕所内,发现监狱第26号 看守金瑞良 (40岁,浙江玉环人) 下 身赤裸,仰卧于便坑上,不省人事。 他的大腿两股各有铁器烙痕一道, 状 如漕沟,后送公济医院救治无效死 亡。经地检处剖验,金瑞良是被热铁

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检察官暨 行安平公墓埋葬。检察官侦讯了报案 人汤福钧, 以及与金瑞良经常接触的 人员,认为他们具有一定的作案嫌



1937年时的提篮桥监狱



安国路公寓

上海市宗明区市功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17日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告 本局已于2020年11月13日向你( 你单位)邮寄送达沙市市监崇撤吃后。 (2020)030816号《上海市崇明证书 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行政许可听证规 为出等。你(你是位)未能签收,过去 场市监崇城听告(2020)030816号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曾理局撤行,所以 大告敝形式向你(你单位)迭线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曾理局撤行, 一起,即是一个人。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自和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目和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目和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目和公司。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目和公司。